

日本中学生 获奖作文选

张龙妹 译

案じ顔の母親を背に

「行つてきまーす。」

両手を振つて勇ましく駆け出す弟。

故歩行つて立ち止まり、

「これ、なーに。」

近寄つてのそけば、

タンボボの陰に逃げこもうとする虫。

「これ、なーに。」とつぐに私の失ったことばの一つ。

ことばとともに私の失ったものは何だろ。

新しい横断バッグを持ち



日本中学生 获奖作文选

张龙妹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封面设计：唐伟杰

日本中学生获奖作文选

张龙妹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3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6 印张 8 插页 101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5.90元

ISBN 7-5006-1300-8/G·313

目 录

前言	(1)
认识自己	(3)
自立	(5)
严于律己	(11)
我的病	(17)
由纪乃小姐的话	(21)
住院	(26)
向右手指起誓	(33)
0.5 的世界	(38)
可怕的手术	(42)
 家庭生活	(47)
落在我肩上的使命	(49)
从帮助家里干活中学到的	(55)

砍树枝	(61)
父亲和我	(66)
送魂	(71)
在风浪中	(77)
闪光的车	(83)
新拖拉机	(87)
干杯	(92)
 学校生活	(99)
期中考试	(101)
知子的指甲是短的	(107)
过去是一阵风	(113)
下雨天	(119)
认识“噪音”的那一天	(124)
我们科学部生物班	(130)
喜悦和目标	(137)
 社会和人	(143)
和一个少年的交往	(145)
能乐伴奏	(152)
看了战争展览以后	(158)
我们家的接班人	(164)

镰仓大道	(170)
在大自然中	(173)
翻地	(175)
向往星座	(179)
挖山芋	(185)
航向，南	(189)
摘菜豆	(195)
追赶锹形虫	(200)
蝴蝶	(206)
阿苏山的表情	(212)
读书	(219)
伽尔逊的旗帜	(221)
龙爪花	(227)
我们家和《玻璃兔子》	(231)
去广岛旅游	(237)
读《白狼》	(244)

前　　言

这本书共集录了四十二篇文章，是日本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作品中的一部分。由于是获奖作品，每篇文章或是在选材立意上，或是在文中的某个要点上都有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又由于作者们不是作家，也不是从事写作的职业者，而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所以，其作品在结构的造筑和文句的编织上都不难发现不同程度的稚嫩和不足。本书在翻译整理过程中，只对其间某些文法和逻辑方面的偏误进行了些必要的调整，但许多的可修正之处还都是维持了原文的样子。将这些文章翻译出版，旨意并不在文章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些文章所表现的内容，让中国的中学生了解一下日本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知道一下那些在工人家庭、农民家庭、业主和职员家庭以及在其它经济条件下生长起来和生活着的同龄人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和感受，看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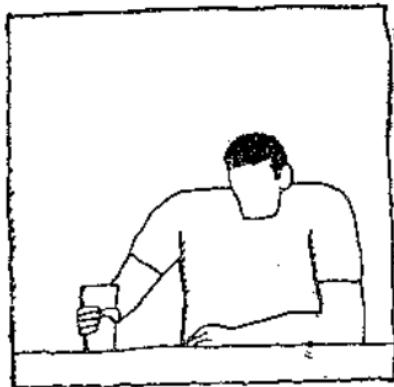
们怎样读书和学史，用什么样的眼光观察师长和朋友，又是如何对待矛盾与纠纷以及如何认识自己的。

本书文章所表现的内容虽不是日本中学生生活的全部，但分列在六个范畴内的这几十篇作品至少能使我们见其一斑。

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那里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们，脚下都共是一个地球，头顶是同一个天。这个共同，理所当然地是他们互相交流与融通的条件。基于让我们的中学生了解他们的异国的同龄人的思考，便产生了我们这个作文集——《日本中学生获奖作文选》。

参考与对照是自觉人生的向导，但愿此书不废此道。

认识自己



自 立

北海道银山中学三年级 高桥玲子

耳边响起了陶瓷和玻璃器皿的碎裂声，中间还夹杂着高声的斥骂。我不由停下了手中正做着的事情。突然产生的紧张和害怕的感觉让我木呆呆地不知如何是好。

应该说，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只要有点酒精进肚，马上就会语言粗野，行为失控，变成另一个人。

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父亲满脸凶恶地殴打母亲的样子和被殴打时的母亲凄惨的哭声。父亲的吼叫，母亲的啼哭，都叫我透不过气来。

父母的争吵并非因为什么大事，大多是因为父亲饮酒过量所致。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只会在他们争吵时被吓得发抖。

在记忆中，我和父母之间有过的一些快乐都能

数得过来。他们好象总是在吵架。要说美好的往事，也还是有的。那是我四岁的时候，玩耍时让蜜蜂螫了。突然的哭声把父亲和母亲都吓了一跳。母亲正在缝衣裳，她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拿了小药箱就跑了过来。正躺着看电视的父亲也一下子跳起来跑到我身边。母亲往我手上抹碘酒，父亲手足无措地在一旁。待事情稍平缓些后，父母脸上都露出了放心的微笑。我真是无法忘记那一次。

父亲的大量饮酒、粗暴的行为以及他和母亲的争吵，这种让人苦恼的事情，在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出生以后仍在继续着。那时候虽然我还小，但对他们的争吵也同样在心灵上有着恐惧和厌恶感。我现在虽然已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但仍旧不能全然地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想大概是父亲的暴饮和母亲在生活上所感受到的艰辛绞合在一起时的结果吧。

父亲终日饮酒，喝醉了就殴打母亲，砸家具，摔餐具，撕衣物。他也不去上班，一家人只靠母亲给人做点副业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可就是这一点收入也大都让父亲作了酒钱。

父亲是矿工，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力消耗很大，再加上过量饮酒使胸部器官染上了疾病，终于，

他住进了医院。住院的费用不是母亲可以支付得了的，于是，我们的债台越筑越高。这样的生活对母亲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她消瘦了。我常看到母亲暗自哭泣。但是，那时候我只有五岁，什么也帮不了她。

那以后不久，我们的这个家庭出了件大事，一个寒冬的晚上，母亲忽然不见了。

那天夜里，我被轻轻的说话声和器物相碰的声音弄醒，疑疑惑惑地爬起来时，没有见到母亲。我连鞋都没有顾得上穿，只披了睡衣跑到雪花飞舞的黑暗中。我含着泪，不知在外面站了多久、浑身抖动、手脚都冻僵了，眼泪好象也都结成了冰。我清楚地记得在昏暗的街灯下那条落满雪花的通向远处的小路。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许多的影象都渐渐地淡化了，唯有那条小路，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鲜明。

抛下了六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离家出走，母亲当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我想她一定是犹豫过许多许多次。但是，母亲的出走是情理上完全可以容纳的。离开家，她就可以从悲凉困苦的生活里解放出来，就可以不再遭受父亲的暴力。而我们也不需终日感到恐惧和紧张了。但对父亲来说，母亲的出走可能是件让他痛苦的事。尽管他嗜酒如命而

常对母亲施暴，但他心里是爱母亲的。

母亲出走了，父亲卧病不起，我和幼小的弟弟都还不能自立。经父亲和母亲家的亲戚商量，我和弟弟被送到了银山一个叫做樱之丘学园的儿童抚育所，在那里生活和学习。

在父亲他们商量这事的时候，舅舅曾提出抚养我和弟弟。我非常感谢舅舅的好意，但更庆幸父亲没有接受舅舅的好意。如果被舅舅领养，我可能在物质生活上很富足，但绝不会有这段学园生活的宝贵经验。何况，我从生下来，耳闻目睹就是父母的争吵，对家庭这种东西早有了一种恐惧感。不论多么完美的家庭，都不可能驱散我的那个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舅舅的家庭也不可能使我感到幸福。

园长总对我们说学园是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但是到现在我也没觉出那地方像个家庭。我们被分成中学生和小学生。住呢，是每个房间十来个人。学园内不允许有个人的自由行动，甚至连想体验一下孤独的地方也没有。

我对不能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学园生活产生了抵抗情绪。六年级的时候，这种不满的情绪达到了顶峰。那一年，有个比我高两年的中学二年级学生入园了，别人说他是在原来的学校里做了坏事才转到

这儿来的。但我不管这些闲话，和她相处得很好。她和我周围的人都不一样，我感到只要跟她一块，我也敢做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渐渐地，我开始反抗周围所有的人。

我总是跟她在一起，但突然有一天，她又转校了。这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寂寞，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位。长时间里，我忘记了自省而一味地反抗别人，我意识到了我视野的狭窄和心灵的空虚。我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屑理睬的人。我耐不住这种冷漠，我希望能象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老师和朋友们中间。

这时候，学园的一个老师对我说：“玲子，再好好地想想自己，以免做出往后后悔的事情来。”我完全能够领会老师这话的意思，但要想使自己恢复到原来那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太脆弱了，我是因此才失去了自我。为了掩饰我的这个弱点，我才把气撒到别人身上。父亲也许正是因为意志薄弱才借酒消愁，而为了掩饰他由于自身的软弱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才对母亲施暴的吧。假如是这样，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责备父亲。我无论如何都得恢复我的本来面目。

为了帮助我，园长和老师们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同房间的同学们也宽容地接纳了我，尽管花了很多时间，但在这样多的温情当中，我终于又变成了过去的我。

“玲子，加油！”

“繁子，快！”

在时间所剩无几秋季的体育课上，我已经能和大家融为一体，毫无隔阂了。

我六岁的时候来到银山，明年春天我就要中学毕业了。生活在他人之中，说是跟在家里一样，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些象亲人般疼爱我的人们的悉心关照下，我长大了。这个学园给了我那么多集体生活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我不会忘记。集体生活的困难和严谨，温良的心地之可贵，这些都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财富，我要用这财富来构筑我未来的人生。

我决定毕业以后到本州的一家公司去工作，同时一边去上夜高中，我要充实自己，为社会做贡献。

严于律己

安城市安城北中学三年级 角三和子

“什么老师，我最讨厌了！”

突然，我叫喊着，拽住朋友的胳膊就跑了起来。我心里嘭嘭地跳着，一跑出田径场的门，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浑身感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头脑里是空的，只有老师铁青着脸朝我走来的影子。

一年级的时候，我很喜欢社团活动。我所在的田径队，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关系很好，大家可以毫无顾虑地交流想法，高年级的也不用忌恨被低年级生超过。在场上奔跑起来真是美极了。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市立的田径场，条件比学校的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训练，我每天总是盼望着社团活动的时间快点到。我经常被选去参加各种比赛。

可是，到了二年级的时候，社团里的二年级生分成了两派，她们互相对立，互相恶语中伤。虽然开会